

曾國藩全集

【典藏本】

卷四
家書

綫裝書局



曾國藩全集

卷四 家書

商務印書館



目次



为官

- 一 坚忍第一 ······ 一
- 二 勤廉为本 ······ 一六
- 三 驭人有术 ······ 三七
- 四 保全之法 ······ 四二

治兵

- 一 勤练兵 ······ 四九
- 二 善用将 ······ 六五
- 三 重攻守 ······ 七六
- 四 鼓士气 ······ 一二一
- 五 常抚民 ······ 一二九

处世

- 一 处世通则 忍而谨慎 ······ 一四一
- 二 慎择师友 善待他人 ······ 一五五
- 三 廉洁自律 忠厚诚敬 ······ 一六〇

治学

- 一 恒学传家 ······ 一八七



曾國藩全書

目次



二 溯学为上……………一九二

三 论学之法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四 初学至佳……………一三八

五 专学而尽……………二四二

修身

一 积忠恕之德 养浩然之气……………二五五

二 怡情养性 风雅白娱……………二七三

三 饮食起居不素 调养滋补有方……………二九一

治心

一 『内圣』篇……………三二三

二 『坚忍』篇……………三二七

三 『刚柔』篇……………三三五

四 『廉矩』篇……………三三九

五 『诡道』篇……………三三二

六 『久战』篇……………三三五

七 『藏锋』篇……………三三七

八 『砺志』篇……………三四二



齐家

- 九 『家范』篇……………三四五
- 十 『明强』篇……………三四七
- 十一 『勤敬』篇……………三五三
- 十二 『峻法』篇……………三五九
- 十三 『外王』篇……………三六二

鉴相

- 一 养谦逊……………三六七
- 二 举孝悌……………三七五
- 三 亲兄弟……………三八六
- 四 教子弟……………三九四
- 五 和家庭……………四〇一
- 六 济戚贫……………四一一
- 七 睦友邻……………四二二
- 一 鉴骨……………四二七
- 二 鉴容……………四三一
- 三 鉴情……………四三四



曾國藩全書

目次



四 鉴眉 四三六

五 鉴声 四三九

六 鉴气 四四二

理财

一 理人为先 四四五

二 『移』财有方 四六〇

三 酌盈剂虚 四八二

四 慎字为诚 四九二

五 当紧则紧 五二三

六 用财精细 五二七

家书

一 修身家书 五三九

二 为政家书 五七七

三 持家家书 六二一

四 理财家书 六六六

五 处世家书 六八九

一、修身家书

勉在孝悌上用功

【原文】

澄侯、叔淳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五月底连接三月一日、四月十八两次所发家信。四弟之信，具见真性情，有困心横虑、郁积思通之象。此事断不可求速效。求速效必助长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只要日积月累，如愚公之移山，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；愈欲速则愈锢蔽矣。

来书往往词不达意，我能深谅其苦。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。若细读《贤贤易色》一章，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。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，尽十分便是十分学。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，于孝悌伦纪之大，反似与书不相关。殊不知书上所载的，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，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若果事事做得，即笔下说不出何妨！若事事不能做，并有亏于伦纪之大，即文章说得好，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。贤弟性情真挚，而短于诗文，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？《曲礼》、《内则》所说的，句句依他做出，务使祖父母、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，无一时不顺适，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，秩然有序，此真大学问也。若诗文不好，此小事，不足计；即好极，亦不值一钱。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？

科名之所以可贵者，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，谓禄仕可以养亲也。今吾已得之矣，即使诸弟不得，亦可以承欢，可以养亲，何必兄弟尽得哉？贤弟若细思此理，但于孝悌上用功，不于诗文中用功，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。

凡作字总须得势，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。三弟之字，笔笔无势，是以局促不能远纵。去年曾与

九弟说及，想近来已忘之矣。

九弟欲看余白折。余所写折子甚少，故不付。大铜尺已经寻得。付笔回南，目前实无妙使，俟秋间定当付还。

去年所寄牧云信未寄去，但其信前半劝牧云用功，后半劝凌云莫看地，实有道理。九弟可将其信抄一遍仍交与他，但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可也。地仙为人主葬，害人一家，丧良心不少，未有不家人亡者，不可不力阻凌云也。至于纺棉花之说，如直隶之三河县、灵寿县，无论贫富男妇，人人纺布为生，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。江南之妇人耕田，犹三河之男人纺布也。湖南如济阳之夏布、祁阳之葛布、宜昌之棉布，皆无论贫富男妇，人人依以为业。此并不足为骇异也。第风俗难以遽变，必至骇人听闻，不如删去一段为妙。书不尽言。

兄国藩手草 六月初六日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叔溥、季洪三弟左右：

五月底接连收到三月一日、四月十八日两次所发家信。四弟的信，充满真情实意，大概是心中苦闷焦虑，想尽快有条出路吧。这件事决不可以求速效，求速效必如拔苗助长，不但无益处，反而有害。只要日积月累，好似愚公移山，终究会有豁然开朗的时候，越快则越无出头之日。

来信往往词不达意，我深深谅解你的苦处。现在的人都把「学」字看错了。如果细读《贤贤易色》一章，则绝大部分学问就在家庭生活之中了。在「孝悌」两字上尽力一分便是一分学问，尽力十分便是十分学问。现在的人读书都是为了科举功名，于孝悌伦纪这些大道理，反而好像与书不相关。殊不知书上所记载的，做文章时代圣贤说的，无非是要阐明这个道理。如果事事做得好，

即使笔下说不出又有何妨！如果事事不能做，并且有愧于伦理纲纪这些大道理，即使文章写得再好，也只是个名教中的罪人。贤弟性情真挚，诗文并不见长，何不天天在「孝悌」两字上用功？《礼记》中《曲礼》、《内则》章所说的句句照做，一定使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，无一时不顺心；对下则兄弟妻儿都蔼然有恩，秩序井然，这真是大学问。像诗文不好的小事，不足以计较；即使写得再好，也不值一钱，不知贤弟肯听这话不？

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，是因为中举足以长辈高兴，做官可以供奉双亲。现在我已得了功名，即使各位兄弟得不到功名，也可以让长辈满足，可以供奉双亲，何必大家都要得功名呢？贤弟如果仔细想一下这个道理，就在孝悌上用功，不必在诗文中用功，则诗文自有出乎意料的长进。

凡是写字必须得有笔势，务必使一笔下去可以走千里。三弟的字，笔笔无势，是因为太拘束放不开的缘故。去年曾和九弟说到这个问题，想来近日已忘记了。

九弟想着我写的白折。我所写的折子很少，就不寄了。大铜尺已找到。寄笔回来，目前实在没有便利的机会，等秋天一定寄回来。

去年写给牧云的信没有寄去，那封信前半部分是劝牧云用功，后半部分劝凌云莫看地，是有道理的。九弟可将此信抄一遍，仍交给他，只是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即可。地仙为人主持丧葬，害人一家，丧尽良心的不少，如此没有不家败人亡的，为此不可不尽力劝阻凌云。至于纺棉花一说，像直隶的三河县、灵寿县，无论贫富，男女，人人纺布为生，如同我们家乡以耕田为生一样。江南妇人种地，如同三河男人纺布一样，湖南如浏阳的夏布、祁阳的葛布、宜昌的棉布，也都是不论贫富男女，人人以此为业，这用不着惊奇。风俗难以一下改变，肯定有的是骇人听闻，不如删去这一段为妙。书不尽言。

兄国藩手具 六月初六日



勉君子应立塾

〔原文〕

诸位贤弟足下：

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，内途中日记六页，外药子一包。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，欣喜以慰。

自九弟出京后，余无日不忧虑，诚恐道路变故多端，难以臆揣。及读来书，果不出吾所料。千辛万苦，始得到家。幸哉幸哉！郑伴之不足恃，余早已知之矣。郁滋堂如此之好，余实不胜感激。在长沙时，曾未道及彭山岂，何也？又为祖母买皮袄，极好极好，可以补吾之过矣。

观四弟来信甚详，其发奋自励之志，溢于行间。然必欲找馆出外，此何意也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，容易耽搁，不如出外较清净耳。然出外从师，则无甚耽搁；若出外教书，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。且苟能发奋自立，则无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，热闹之场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，皆可读书；苟不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不宜读书，即清静之乡，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？何必择时？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！

六弟自怨数奇，余亦深以为然。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，吾窃笑其志之小，而所忧之不大也。

君子之立志也，有民胞物与之量，有内圣外王之业，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，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故其为忧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，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。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，蛮夷猾夏则忧之，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，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，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，此君子之所忧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饥饱，世俗之荣辱得失，贵贱毁誉，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。

六弟屈于小试，自称数奇，余窃笑其忧之不大也。盖人不读书则已，亦即自名曰读书人，则必

从事于『大学』。『大学』之纲领有三：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，皆我分内事也。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，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，则读书何用？虽使能文能诗，博雅自诩，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！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？朝廷以制艺取士，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，必能明圣贤之理，行圣贤之行，可以居官莅民、整躬率物也。若以明德、新民为分外事，则虽能文能诗，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，朝廷用此等人做官，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？

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，则『大学』之纲领，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。其条目有八，自我观之，其致功处，则仅二者而已：曰格物，曰诚意。

格物，致知事也；诚意，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？即所谓本末之物也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国、天下皆物也，天地万物皆物也，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。格者，即物而穷其理硬。如事亲定省，物也；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。事兄随行，物也；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心，物也；究其存心之理，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身，物也；究其敬身之理，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，即格物也。每日所看之书，句句皆物也；切己体察，穷究其理即格物也。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谓诚意者，即其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。知一句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并进，下学在此，上达亦在此。

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，一事一物，皆求其理。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，每日有日课册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、一事之失、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。书皆楷字，三月则订一本。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盖其慎独之严，虽妄念偶动，必即时克治，而著之于书。故所读之书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药。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，与诸弟看。

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，每日一念一事，皆写之于册，以便触目克治，亦写楷书。冯树



堂与余同日记起，亦有日课册。树堂极为虚心，爱我如兄，敬我如师，将来必有所成。余向来有无恒之蔽，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，可保终身有恒矣。盖明失益友，重重夹持，能进不能退也。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，因今日镜海先生来，要将本子带回去，故不及抄。十一月有白折差，准抄几页付回也。

余之益友，如倭艮峰之瑟侗，令人对之肃然。吴竹如、窦兰泉之精义，一言一事，必求至是。吴子序、邵蕙西之谈经，深思明辨。何子贞之谈字，其精妙处，无一不合，其谈诗尤最符契。子贞深喜吾诗，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。兹抄二页，付回与诸弟阅。冯树堂、陈岱云之立志，汲汲不遑，亦良友也。镜海先生，吾虽未尝执贽请业，而心已师之矣。

吾每作书与诸弟，不觉其言之长，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。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，我实乐之，如获至宝。人固各有性情也。

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，念念欲改过自新。思从前与小珊有隙，实是一朝之忿，不近人情，即欲登门谢罪。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，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。十三日与岱云合伙，请小珊吃饭。从此欢笑如初，前隙尽释矣。

金竺虔报满用知县，现住小珊家，喉痛月余，现已全好。李笔峰在汤家如故。易莲航要出门就馆，现亦甚用功，亦学倭艮峰者也。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。

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，拟斩监候。英夷之事，业已和抚。去银二千一百万两，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。现在英夷已全退矣。两江总督牛鉴，亦锁解刑部治罪。

近事大略如此。容再续书。

兄国藩手具 十月二十六日

【译文】

诸位贤弟足下：

十月二十一日接到九弟在长沙发出的信，内有途中日记六页，另外有一包药子。二十二日接九月初二家信，很欣慰。

自从九弟离开京城后，我无日不忧虑，实在是害怕一路上变故多，有想不到的困难。看了九弟的信，果不出我所料。不过千辛万苦，总算到家了，幸运啊！姓郑的旅伴靠不住，我早就知道了。郁滋堂如此之好，这实在是不胜感激。到了长沙，怎么没听九弟提起彭山岷，什么原因？又为祖母买皮袄，很好很好，这可以弥补我的过失。

四弟的来信很详细，四弟发奋自励的志向，溢于字里行间。不过一定要到外面去边学习边教书，这是何意呢？不过是说家塾离家太近，容易耽搁，不如到外面会比较清净些。到外面寻师求学，不会有什么耽搁。如果是像你说的到外头边教边学，那耽搁的时间比在家还多。再说只要发奋自立，不要说家塾可以读书，就是荒凉野地、喧杂闹市也一样可以读书，担柴、放猪都可以读书；如果不能发奋自立，不要说在家塾读不了书，就是清静的乡间、神仙的居所也都读不了书。何必挑地方？何必挑时候？只要自问立志是真是假！

六弟埋怨自己命不好，我也深表同情。不过仅仅是因为小小的科举考试不中就发牢骚，我私下也笑你志向不大，心中所忧虑的事情也不大。

君子立志，应有包容万物万民的气概，而后才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。所以君子忧虑什么呢？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，是为自己的道德没进步而忧虑，学问无长进而忧虑。他会为顽固不化的小民固执不化而忧虑；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



虑，会为小人得志，有才德的人上进无路而忧虑，会为黎民得不到自己的关怀而忧虑。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，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。至于个人得失，家人温饱，世俗的荣辱贵贱，流言蜚语，君子本来是没有功夫想这些的。

六弟科举不顺，就抱怨命苦，我私下笑他所忧虑的事情太小了。人不读书则已，既然自命为读书人，就应按《大学》的要求去做。《大学》的纲领有三：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，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。如果读了书不能联系自身，说这三件事与我何干？那么读书又有什么用呢？就算是能写文章能作诗，自命博雅，也只算是个识字的放猪奴才！这种人岂能说是明理有用的人？朝廷以制艺取士，也是要求士人能代圣贤立言，能够明白圣贤的道理，按圣贤的榜样去做，可以居官莅民，整躬率物。如果以明德、新民为分外事，那么虽说能文能诗，而对修己治人的道理实际上茫然无知，朝廷用这等人做官，与用放猪奴才做官有什么不同？

既然自命为读书人，则《大学》的纲领，都是自己应关注的事，这是很明显的。《大学》的条目有八，依我看，其中能使人成功的地方，也就二条而已：一是格物，二是诚意。

格物，是说要弄清事物的原理，诚意，是说要身体力行。物是什么？物就是所谓本末之物。身体，精神，意念，知识，家庭，国家，天下，都可以说是物。格是什么？就是接触事物，弄清它的道理。例如侍奉双亲，这是物，穷究为什么要侍奉双亲，就是格物了。跟随兄长，这是物，搞清为什么要跟随兄长，这也是格物了。我的心，是物，研究自己的心理状态，深入地考察就是格物了。我的身体是物，研究养生之道，深入地考察就是格物了。每天所看的书，句句是物；联系自身来思考，认真研究其含义就是格物了。以上是对事物的认识。所谓诚意，就是遵循自己所懂得的道理去身体力行，这才是诚实的态度。知一句便行一句，这才是身体力行的做法。格物与诚意并进，下学上

达均在此了。

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功夫很深，一事一物，都要弄清其道理。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，每天都写日记，一天之中的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一默都有记载。都用楷书，三个月合订为一本。自乙未年起，至今已三十本。处世慎独，虽偶尔有些杂念，必须当时纠正，并记载下来。所以他读的书，句句都是切合身体的良药。现将艮峰先生日记抄三页给你们看看。

我自十月一日起也照艮峰的榜样，每天一个闪念一件小事，都记载下来，以便提醒自己改正过失，字体也写成楷书。冯树堂与我同日起也这样做。树堂极为虚心，爱我就像爱自己的兄长一样，尊敬我就像尊敬自己的老师一样，将来必有所成。我历来有没恒心的毛病，自这次写日记起，可以保持终身有恒了。有名师益友的帮助，我是只能进不能退了。本想抄几页回去给你们看，因为今天镜海先生来，要将本子带回去，故来不及抄了。十一月有信差来，那时一定抄几页寄回。

我的好友中，倭艮峰的冷静威严，令人肃然起敬；吴竹如、窦兰泉的尽善尽美，一言一事，必求得最好；吴子序、邵蕙西的经学，深思明辨；何子贞谈书法，其精妙处，与我不谋而合，我尤其爱听他谈诗。子贞很喜欢我的诗，所以我自十月以来已作诗十八首。现抄上两页，寄回与你们看看。冯树堂、陈岱云立下志向，全心全意地去追求，也是良友。镜海先生，我虽然没有向他请教，可心里是把他当老师看的。

我每次给诸位老弟写信，不觉话多，想来你们或许已厌烦得看不下去了。不过你们如有长信给我，我会十分乐意，如获至宝。人本来就是各有各的性格。

我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记，总想改过自新。想起从前与小珊有些小矛盾，实在是一种冲动，不近人情，本想登门谢罪。恰好初九小珊来拜寿，当天晚上我即到小珊家谈了很久。十三日与岱云一

起，请小珊吃饭。从此欢笑如初，尽释前嫌了。

金竺虔报满任知县，现住在小珊家，喉病一个多月，现已全好了。李笔峰还在汤家。易莲舫要出门读书，现在很用功，也是在学倭良峰的榜样。同乡李石梧已升任陕西巡抚。

两大将军都锁拿押至京城治罪，准备处以斩刑。英夷的事，现已议和。用去二千一百万两白银，又在各处让出五处码头。现在英夷已全部退出。两江总督牛鉴，也锁拿押至刑部治罪。近事大略就这些。容再继续书。

兄国藩手具 十月二十六日

进德修业全由自主

〔原文〕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昨二十七日接信，快畅之至，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。

四弟七夕诗甚佳，已详批诗后。后此多作诗亦甚好，但须有志有恒，乃有成就耳。

余于诗亦有工夫，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、黄一辈人可与吾狂言者。但人事太多，故不常作诗，用心思索，则无时敢忘之耳。

吾人只有进德、修业两事靠得住。进德，则孝悌仁义是也；修业，则诗作文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则我之尺也，得寸则我之寸也。今日进一分德，便算积了一升谷；明日修一分业，又算余了一文钱，德业并增，则家私日起。至于功名富贵，悉由命定，丝毫不能自主。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，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。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，科考丁艰，竟不入学。数年后两孙乃皆入，其长者仍得两榜。此可见早迟之际，时刻皆有前定。尽其在我，听其在天，万不可稍生

妄想。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，今年受黜，未免愤怒。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，大加卧薪尝胆之功，切不可因愤废学。

九弟劝我治家之法，甚有道理。喜甚慰甚。自荆七遣去之后，家中亦甚整齐，问率五归家便知。《书》曰：『非知之艰，行之维艰。』九弟所言之理，亦我深知者。但不能庄严威励，使人望若神明耳。自此以后，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。

季弟天性笃厚，诚如四弟所云『乐何如之』。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，另纸开示。余不具。

国藩手草 八月二十九日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昨天收天二十七日来信，非常高兴，因为信长又写得详细明白。

四弟七夕诗写得很好，我已作好评语批在诗后。以后多作作诗也好，但必须有意志恒心，才有成就。

我作诗也下了不少功夫，可惜现在没有韩昌黎和苏、黄一起来听我作诗吟诗。且人事太多，也不常作诗，用心思索，则无时无刻不敢忘记。

我们这些人只有增进道德、研修学业这两件事靠得住。增进道德修养，是孝悌仁义；研修学业，是诗文书字。这两样都由我做主，得进一尺我就进一尺，得进一寸我就进一寸。今天进一分德，就像积了一升谷；明天修一分业，又算存了一分钱。德业共进，则家业一天比一天大。至于功名富贵，都由天定，无法自己做主。过去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，专门管科举考试，这官就让自己的孙子拜门生为师，当面托付给他。后来他的两个孙子在考试之前患了大病，科举考试很不顺